



尤薩 文學的火和靈

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精神

◎張淑英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正式公布前十四分鐘，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從瑞典皇家學院得知自己將獲得這項文學桂冠。紐約的黎明，他從四十六樓公寓眺望朦朧的窗外，十四分鐘快速倒帶，回想過去半個世紀的閱讀與創作歷程：從被媽媽禁讀的聶魯達的《情詩二十首與一首絕望之歌》到手邊備課的古巴小說家卡本迪爾的《塵世王國》；慶幸22歲毅然決然當作家，而不是當律師；想念那個時時刻刻叮嚀他要寫作的大伯路丘；懷念祕魯的家鄉成為他作品的素材和場景；遙念福克納、福樓拜和沙特的啟蒙和衝擊；感謝西班牙將他推介給全世界……。十四分鐘後，過去的耕耘點滴、那位年少狂狷的「勇敢的小沙特」就要成為他的經紀人卡門·芭爾賽所言：「名氣可怕，榮耀可喜」匯聚的人物；內心獨白告訴自己：「這真是一個魔幻的刺激」。

祖國祕魯的總統阿朗·賈西亞（過去政壇的對手）則說：「這是公平正義之舉，我們年輕時便深切期待，今日終於實現。」今年61歲的賈西亞年少時便期許尤薩這位祕魯文學瑰寶應該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桂冠，換言之，

馬奎斯得獎的當時（1982年）尤薩便具有等份的份量與評價了！

十四分鐘的「文學思路之旅」，尤薩將1990年的競選活動拋諸腦後。1989年和1990年西班牙的塞拉和墨西哥的帕斯相繼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彼時的尤薩正如火如荼投入祕魯總統選舉，總統夢鐵羽而歸，1993年出版選戰回憶錄《水中魚》和榮獲「行星文學獎」的小說《安地斯山歷險》，彷彿用以明志——重回文學的懷抱「如魚得水」，但是政治這一岔路讓尤薩這把文學的火焰必須專注續燃二十年，才讓瑞典皇家學院將這個榮耀給他。相較塞拉73歲、帕斯76歲得獎，尤薩74歲摘冠似乎猶未晚矣！對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文學而言，這個遲來的桂冠反而來的正是時候，為1960年代「爆炸時期的魔幻現實」畫下五十週年跨世紀完美的驚嘆號！

尤薩是一個什麼樣的作家？西方文學評論家解剖拉美魔幻現實群（或奇幻文學）作家風格時是個別的，並非集體宏觀審視。因此有了尤薩的結構主義，馬奎斯的魔幻寫實，波赫士的後設小說論，柯達薩的偵探奇幻……。以尤薩對法國文化的鑽研與當時結

構主義諸家學說的盛行，兩者的確可以連線解讀。這當中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三角關係與神話結構）或許更貼近尤薩大部分小說的網路架構。然而究其深意，文學理論的互文性、框架小說、一千零一夜、套盒術、連通器都有其說服力足以解釋尤薩小說的面向。

小說的體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它的靈與質。尤薩常說：「我花了二十三年才到巴黎，在巴黎才發現自己是拉丁美洲人。在祕魯發現許多小孩並非來自巴黎。」這是法國詩人高第耶（Théophile Gautier）曾經說過的一種「易地鄉愁」方知離散異鄉人的情緒；也是一種「異地思索」才知道易地想像與觀察的真實。因此，尤薩的創作都是劍及履及，實地實踐。他的書寫有三種類型：創作、新聞、學術；地理幅員是全球性的，從兩個最愛的點——祕魯和巴黎——延伸到世界。他說：「童年是作家的祖國」，因此，他在皮烏拉鎮的成長，亞馬遜河區的田野調查，見證了傳統、神話和迷信的力量，沿海和後山生活的異質，讓他寫下了經典傑作《青樓》；經歷軍事學校的專斷顛覆與謊言教育，他在《城市與狗》做見證；他在巴西居住觀察，在地理解信徒為宗教而戰的盲目與狂熱，軍、農利益的衝突，寫下十九世紀末環繞巴西卡努多斯市的《世界末日之戰》；同樣地，他移地多明尼加，以顯微鏡般的清晰刻劃杜魯西優總統三十年的獨裁蠻橫到被暗殺的《公羊的盛宴》；他在馬德里的花神街（Flora）寓所完成了《天堂在另一個街角》的女主角——畫家高更的外祖母佛洛拉·特利斯坦（Flora Tristán）的生平；十一月的新作《凱爾特的夢想》（*El sueño del celta*；取自Casement的詩），他也巡迴走遍剛果幾遭，閱讀康拉德，找尋書中主角——愛爾蘭參事Roger Casement的外交生涯，細述他控訴比利時雷波多二世（Leopoldo II, 1835-1909）在剛果的殖民暴政，致使今日的非洲「萬劫不復」。尤薩認為Roger Casement是二十世紀最早洞悉殖民主義的毒瘤的知識分子。

書寫政論時事文章，尤薩親臨伊拉克，與士兵席地而坐，寫下《伊拉克日記》（2003）；造訪中東國家，完成《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或聖戰》；過去數十年的記者生涯與專欄，從《乘風破浪》（*Contra viento y marea*）的書名亦可窺見他不畏險阻，千山獨行的寫作態度。但是，他的終極關懷仍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不一樣，民主總不像是永久長駐在那兒」，他在《斬馬刀與烏托邦：拉丁美洲的願景》（*Sables y Utopías: Visiones de América Latina*, 2009）批判極左派政權讓拉丁美洲的民主像走鋼索，無法在自由主義大道上腳踏實地。尤薩「起而行」更明顯的例子是，近年屢屢將幾部劇作搬上舞台，例如《陽台上的瘋子》、《美麗的眼，醜陋的畫》、《奧狄賽和潘妮洛碧》、《公羊的盛宴》（小說改編）、《泰晤士河下》，重溫他創作的「初戀」，並且親自指導、演出，演活自己筆下的人物。

若問五十二年來，尤薩的寫作風格和創作是否有所轉變或傾向？我們可以1990年當分水嶺。青年才俊早熟的作品：祕魯為主軸的《城市與狗》、《青樓》、《狗崽子》；三部跨地理疆界寫作技巧攻頂之作：《酒吧夜話》、《世界末日之戰》和《公羊的盛宴》。《酒吧夜話》是《青樓》繁複結構的極致表現，與《公羊的盛宴》同是拉丁美洲獨裁者的集體縮影。《青樓》也是《安地斯山歷險》鋪陳地理與神話的範本。另外，晚年回春的作品，政治軍事煙硝不再強壓情色氛圍。《李哥貝多的札記》、《天堂在另一個街角》、《壞女孩惡作劇》，均有回頭分別咀嚼《繼母頌》、《愛情萬歲》和《龐達雷翁上尉與勞軍女郎》的嘲諷與情色，在這情感題材上，明顯讀出尤薩對《包法利夫人》的回味。愛情喜劇、鬧劇之間如何視出真愛的容顏？愛的臉龐是純真？務實？唯美？尤薩的情色作品總寄情浪漫巴黎，但是書寫心境和思維既懷疑又放浪，時而又釋放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悠然。

文學評論是尤薩另一個備受讚賞的書寫，



尤薩中文著作書影。

除了在《作品全集》已經自己解禁的《馬奎斯：弒神的故事》(1971) 博士論文，《給青年小說家的信》、《想像的掙扎》、《小說祕史》都是尤薩學術文評的結晶，尤其堪稱與《弒神的故事》等同份量的《虛構的旅行：歐涅堤的世界》(*El viaje a la ficción: El mundo de Juan Carlos Onetti*, 2008)，是尤薩傾評論功力解讀烏拉圭小說家歐涅堤的力作。此外，《展演的文明》(*La civilización del espectáculo*)，以表演、影藝、等視覺文化為主題，探討流行文化與人類文明的關係，他憂心文明的價值：「不可以被綁架到僅剩新、速、實、簡、玩樂、飲食與時尚，卻不再有普魯斯特」。尤薩認為他一直保持清醒的頭腦和批判的精神，才能持續寫作迄今，讓文學的火和靈發光發熱。

拉丁美洲的文學精采，作家的軼事也精采，因此，深深勾引讀者的好奇心。馬奎斯和尤薩，一個得獎早，一個成名早；一個至今始終是卡斯楚的忠心盟友，一個口誅筆伐不曾歇息過；一個是拉丁美洲社會主義的強力膠，一個則是揮別曾經耳鬢廝磨的社會主義，轉而投向自由主義的懷抱。1967-1976

是尤薩和馬奎斯相知相惜友誼的黃金九年，之後的「變臉」(尤薩怒臉相向，馬奎斯遭揮拳，臉上瘀青)是一個女人(尤薩責怪馬奎斯在他妻子身邊興風作浪)還是一個男人(卡斯楚革命成功後的共產主義路線讓兩人分道揚鑣)，轉眼三十四年，誰還去惹尋昔日的塵埃？傑拉德·馬汀的《馬奎斯的一生》(2008)或是兩位西班牙學者合著的《從馬奎斯到尤薩》(2009)也挖不出新寶藏。尤薩得獎當日馬奎斯所謂的「我們平手了」是媒體轉述他者，馬奎斯迄今未發表任何評論。熟悉兩人的好友穆迪斯(Álvaro Mutis)表示這兩個「親密的敵友」恐怕不會有妥協言和的一天。的確，尤薩對馬奎斯長期支持卡斯楚，曾公開批判他是卡斯楚的「御用嬪妃」，前有拳頭粗暴，後有言語打擊，恐怕無解。或許就像尤薩所說：「我倆有共識，就讓傳記家有源源不斷的素材去編寫吧！」

如今，尤薩和馬奎斯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度和厚度，應能讓讀者去耕耘他們兩人文學的深度，讓過去隨風而逝。

(本文圖片由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張淑英

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研究所畢業。西班牙馬德里大學文學博士。專長領域為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文化研究，中西筆譯理論與應用等。譯有《杜瓦特家族》、《亞卡利亞之旅》、《紙房子裡的人》、《金龍王國》(合譯)、《消逝的天鵝》、《魯佛小說選》、《解剖師與性感帶》；西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著，西班牙 Visor Libros 出版)等作品。